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 第十七回 褚玄師求丹療病 陳搏祖設棋輸贏

詞曰：寂寥村廟夜偏長，角技陶情待曙光。身染浮災扶不起，黃冠，暗濟丹藥有餘香。恍入瑤臺觀不盡，仙鄉，掀懷博奕較誰強。彷徨一著爭先失，須降，到此惟教笑滿場。

右調《定風波》

話說那頭家見匡胤與五人爭論輸贏，各相混打，即忙立起身來，把五人喝住，不許動手，便將好言相勸匡胤道：「方纔四果頭賴做巧兒，五點臭爭是奪子，也便罷了。這吡牙臭委是好漢真輸，再無勉強，論理，該把銀錢照注給付他們，纔是正道，何必怒鬧相爭？如或好漢銀錢不足，祇把一半兒分俵他們，也便沒得說了，直恁逼足了不成？」匡胤喝道：「你頭家祇顧抽頭肥己罷了，誰要你出頭多嘴，判斷輸贏？你便幫著自己伙伴，欺侮外人，將這軟款話兒說我，想望打發他們。實對你說，要我趙匡胤分毫給付，萬萬不能，祇等我的日後重孫兒手內，纔有你們的份哩。」那頭家說道：「是了，既是好漢有了日期，便是親降綸音，再無更變。你們各奔前程去罷，待後期到，纔可取償。」說了這一句，祇聽得遠遠的山雞遍唱，曙色初光。匡胤還待開言，忽聽一聲呼哨，那殿上的六人，轉眼間俱都不見了。四下張望，杳無影跡，不覺打了一個寒噤，一陣昏迷，倒在塵埃，沉睡去了。

且說這賭錢的，乃是五個魑魅惡鬼。這抽頭的，乃是監察判官。因符上天垂象，該應這五鬼託生混世，因此來至天齊廟，與這監察判官做了一路神祇，每常裏作福作威，攪得這村莊上家家都怕，戶戶不寧。那眾人就把這莊稱為神鬼莊，又把這廟也稱為神鬼天齊廟。後來攪擾得晝夜不堪，人人無可存身，祇得四散而去，祇剩下空空莊子。那五鬼與這判官等候太祖龍駕到來，他便設局引誘，要求封號。不期太祖說了重孫兒身上，這五鬼即當奉了御旨，各自散去。後來徽宗皇帝便是太祖的重孫，將半壁的天下與大金佔去，就應在五鬼轉世託生——一個是粘沒喝，一個是二麟牛，一個是金大賴，一個是婁室，一個是哈迷痴。那監察判官轉生秦檜。一邊外來侵略，一邊內託議和，遂把大宋江山分了南北，皆因太祖今日賭錢之過。此是後話，不必贅提。

且說匡胤當時昏倒在地，直至上日三竿，方纔漸漸甦醒。把眼一睜，祇覺得渾身作痛，腦袋發眩。慢慢的將身立起，舉眼看那上面，塑著一位判官，旁邊塑著五個小鬼，都是一般的凶惡之相。又見金銀紙錢鋪滿一地，紙糊股盆丟在一旁。匡胤看了，甚是驚駭，暗暗想道：「可煞作怪，難道昨晚賭錢，就是這五個惡鬼，抽頭的敢是這個判官。」留神細瞧，越看越像。忽然想起苗光義東帖上的言語，說遇鬼休把錢來賭，今日看將起來，果應其言，苗光義的陰陽都已有準。思思想想，害怕起來。又見輸的七錠原銀，尚在地下，即便拾將起來，藏入包裹，背上行李，離了天齊廟，竟望關西路徑而走。

一路行來，祇覺得渾身冷汗，遍體發燒，頭重眼昏，心神恍惚。走一步挨著一步，行一程盼著一程，強打精神往前行走。祇見前面一座高山，甚是險峻，但見：

層崗疊巘，峻石危峰。陡絕的是峭壁懸崖，逶迤的乃巖流澗脈。蒼翳樹色，一灣未了一灣迎。潺澗泉聲，幾派欲殘幾派起。青黃赤白黑，點綴出嫩葉枯枝。角徵羽宮商，唱和那驚湍細滴。時看雲霧鎖山腰，端為插天的高峻。常覺風雷起巘足，須知絕地的深幽。雨過翠微，數不盡青螺萬點，日搖蘋蕩，錯認做玉島頻移。

當下匡胤掙扎前行，來至山腳之下，見有一座叢林，那山門上鑄著神丹觀三字，緊步奔將進去。剛到了正殿，祇見裏邊走出一位道者來，見了匡胤，上下觀看了一回，說道：「君子，你貴體受了鬼邪之氣了，這病染得不輕，雖無大患，終有啾唧之虞。且請到後面臥室歇息。」遂將匡胤領至後邊，用手指道：「君子，你可就在這臥榻上，權且安歇。貧道往一個所在，去取了丹藥，少時就來。」說罷，移步轉身，往外徜徉而去。匡胤走至臥榻之前，放下行李，眠在榻上，悠悠忽忽，昏迷不醒。

且說這求丹的道者，出了山門，緣著山腳，層層的步上山去。這山果是高峻，恁般層疊，乃是天下最有名的，屬於陝西華陰縣管轄，名為西岳華山。山上有個仙洞，名叫希夷洞。洞中有一位得道的仙翁，姓陳名搏，道號希夷老祖。這位老祖得龍蟄之法，在睡中得道，所以一生最善於睡。能知過去未來一切興廢之事。這神丹觀的道者就是徒弟，姓褚名玄，也有半仙之體，因此老祖令他在山下觀內，一來焚修香火，二來等候匡胤。當時褚玄進洞，來見老祖，禮拜已畢。老祖問道：「你不在觀內焚修，今來見我，有何事體？」褚玄稟道：「啟上我師，今早觀中來了一個紅臉的壯士，身帶微災，行步恍惚。弟子細看此人，相極尊貴，無奈著了鬼邪之氣，現在昏沉，理當相救。故此求取仙丹，望老師慈悲憫賜。」那老祖聽了此言，拍手大笑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香孩兒可也來了。今既在你觀中，身帶浮疾，貧道理當救之。你且隨我進來。」那褚玄跟至丹房，祇見老祖取過葫蘆，傾去了蓋，倒出一粒金丹，托在手中，遞與褚玄，說道：「徒弟，你將此丹回去，祇用井水一鍾，將藥研化，灌入口中，便能即愈。待他將養幾日，神完氣足之後，休叫放他就去，可引來見我。須要如此如此，我自有話說。」

褚玄領命，答應一聲，出了洞府，下了高山，來至觀中。即著童兒去取井水一鍾，再取一根筷子。童兒不敢遲誤，登時把二物取至跟前，一齊來至臥室之內，見那匡胤兀是昏沉不醒，如醉臥一般。褚玄將丹藥如法調和。師徒二人，把匡胤攙將起來，用筷子撬開牙關，將丹藥慢慢的灌將下去，仍復睡好。那藥透入三關，行遍七竅，須臾之間，祇聽得腹中作響，口內呻吟。復又半盞茶時，匡胤漸漸醒來，口內連叫：「好睡。」張眼一看，見面前立著一位道人，一個童子，心下不知所以，疾忙問道：「敢問道長何來？此處是何所在？不知在下怎的到此，望乞指教。」褚玄道：「此處乃是西岳華山，這裏稱為神丹觀。今早君子帶病降臨，貧道細觀貴恙，受了鬼邪之氣，十分沉重，為此特往家師洞中求取丹藥，療治浮災，今得安愈，誠可慶也。不識君子尊姓大名，仙鄉何處？曾在哪裏經過，遇此鬼邪，敢望一一指示。」匡胤聽了褚玄醫病等語，即時跨下榻來，施禮稱謝。褚玄慌忙答禮道：「貴體尚在虛弱，何必拘禮？」彼此分賓坐下。匡胤遂把鄉貫姓名避災遇鬼，及賭錢爭毆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褚玄道：「原來就是趙公子，久仰大名，失敬失敬。公子方纔說的那神鬼莊，真乃一個凶險去處。當初原有人家居住，因為天齊廟內出了這五個惡鬼，初時還到天晚出來，後來漸漸白日現形，把這些百姓攪擾得老少害怕，坐臥不安，祇得各各分離四散，所以此莊無人居住。虧殺了公子住這一晚，若非大福之人，恐怕性命難保。今公子逢凶化吉，貧道不勝之喜也。」匡胤道：「實賴仙長扶持，感恩銘刻。但不知仙長貴姓尊名？令師是何道號？」褚玄道：「貧道姓褚名元，就在這神丹觀內焚修香火。家師道號希夷，就在山上居住，善能相法，不爽窮通。待貴體全安，貧道意欲相屈上山，與家師一會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匡胤道：「若得仙長引領上山，參見了尊師，倘蒙道心不吝，指示迷途，便是仙長所賜，在下之萬幸也。」

兩下談論了一回，就有童兒送過香茗，賓主各飲畢。褚玄分付童兒備飯。那童兒登時把飯收拾進來，擺在桌上。祇見那擺的肴饌，祇用四品素食，甚是潔淨，又因匡胤病體初痊，祇用稀粥。二人用過之後，纔便撤去。自此，褚玄把匡胤留在觀中，調和保養，不上幾日，匡胤精神康健，復舊如初。

這日邀了褚玄，一齊出了山門，緩步上山來。四下觀看，真的好一派山景，但見：

麋鹿銜花，猿猴獻果。樵子擔柴歌唱徹，童兒煉藥火功深。

匡胤正看之間，耳邊忽聽下棋之聲，抬頭一望，祇見遠遠的山洞之前，坐著兩個老者下棋消遣。匡胤見了，滿心歡喜，叫聲：「仙長，你看那邊山人下棋，真乃幽閑樂趣，千古高風，我們趁今天色尚早，且去觀玩片時，然後參謁尊師，諒亦未晚。」褚玄道：「使得，貧道自當相陪。」二人緩步而行，須臾來至洞前。祇見那洞前松柏參天，遮遍了日色。這兩個老者倚松靠石，對面而坐，居中卻有一座白石臺，臺上擺著一個白玉石的棋盤，上面列著三十二個白玉石的棋子，一邊鑄著紅字，一邊鑄著黑字，正在那裏各爭高下，共賭輸贏的對奕。匡胤悄悄兒站在使黑棋的老者背後，暗暗觀看。祇見那使紅棋的老者用了個捨車取將之勢，把這紅車放在黑馬口裏，哄他來吃。那黑棋的老者正待走馬吃車，匡胤在背後不覺失口，猛的說聲：「走不得！」那對面使紅棋的老者把

匡胤一看，瞅了一瞅，低頭不語。這黑棋的老者聞了匡胤之言，把馬按下不走，細細將滿盤打量一番，點頭會意，這紅車果然吃他不得。但自己若閃開了馬，又怕紅炮吃了象去，這個也是輸局，再無解救。復又謀擬了一回，忽然看出紅棋的破綻來了，他便不將馬去吃車，也不把馬動移，另將別著行走。不消幾著，反贏了紅棋。

那紅棋的老者輸了，側身往旁邊提出一隻布袋來，伸手取了兩錠金子，遞與贏棋的老者收了。從新擺整了棋，又下。那紅棋老者未曾起手，先開口說道：「那多嘴的，你看棋盤中間寫的是甚麼言語？」匡胤聽說，定睛望盤中一看，祇見那河界上兩邊，對寫著兩句道：

觀棋不語真君子，看著多言是小人。

匡胤起初看時，祇留心在棋上盤桓，所以不曾看到這兩句話兒。如今這老者輸了，未免略有慍心，祇把這兩句兒說明與他，免得再有多言饒舌之意。祇是從來的通弊，當局者迷，旁觀者清。看官們於此，那位肯見輸不救，袖手旁觀？即或不致明言取怨，那牽衣咳嗽，暗打機關，種種薄行，在所不免也。閑話休提。

祇說匡胤當時見了盤上之詞，心下想道：「原來他們將金子兒角勝，並不空自消遣，這兩錠金子，非同小可，因我一言指點，贏棋反作輸棋，怎禁他嗔怪於我？他既怪我，不免待我再看看些破綻，也指點他一著，贏了轉來，便可準折了。」暗想之間，那兩個老者，重新又著。此盤該是黑先紅後。當下兩個各自布置起來，你一著，我一著，下到七八著上，祇見那使紅棋的老者，提炮要打黑卒。匡胤免不得又要多說了，道：「空打無益，且顧自家。」那紅棋的老者，纔把自己的棋勢細細一看，閃著一個雙馬臥槽的輸局，連忙放下了炮，挨那馬眼。

那黑棋的老者回頭把匡胤瞧了一瞧，開言說道：「紅面君子，你忒也不知見景了，難道沒有一個耳信的？請你不要多嘴，你偏要多嘴。既是這等高棋，敢來與我下三盤，纔算是個好漢子。」匡胤乃是天生的傲性，如何受得這樣言語？不覺微微冷笑道：「老者，你這等高大年紀，也覺得太傲了，怎麼就小視於我？我就與你下三盤，亦有何妨？」那紅棋的老者說道：「二位既要下棋，先要講定，不知是賭金子，還是賭些銀子？」匡胤道：「吾乃過路之人，那有真金，祇賭銀子罷。」這個老者說道：「既然祇賭銀子，我們可定了規，每盤必須彩銀五十兩。無欠無賴，方纔與你對弈。」匡胤聽言，祇認了這老者把銀兩來壓他，便應道：「就是五十兩一盤。」說罷，那老者讓匡胤是客，送過了紅棋。匡胤就在那紅棋的位中坐下。二人擺好了棋，紅先黑後，兩下起手而行。這使紅棋的老者翻著手，在旁觀看。祇見：

匡胤起手先上士，那邊老者就出車。

紅棋又走當頭炮，老者出馬把卒保。

匡胤使個轉腳馬，黑棋使用將來追。

你上卒來我飛象，紅家吃馬黑吞車。

演就梅花十八變，無窮奧妙少人知。

棋逢敵手難藏巧，兩下各自用心機。

老者捨車來取勝，匡胤入了騙局中。

祇因一著失了手，致使黑棋勝了紅。

頭一盤就被老者贏了，匡胤心中不服，說道：「這一盤，我和你賭一百兩。」老者道：「就是一百兩，難道我怕你不成？」從新又把棋來擺好，該是贏家先走。祇見這老者偏又走得變化，但見他：

不走馬來不發炮，先挺一卒在河邊。

匡胤那曉其中意，兩齋出車要佔先。

黑棋雙使連環馬，紅棋舉炮便相迎。

老者又把棋來變，變成二士入桃園。

車坐中心卒吃將，贏了紅棋第二盤。

匡胤一連輸了兩盤，心中發急，肚內尋思：「向在汴梁下棋，我為魁首，怎麼到了關西，便多失勢？輸去財帛，不過小事，弱了名聲，豈不被人談笑，這一盤，一定要與他相拼，把本兒翻了纔好。」想罷主意，開言說道：「老者，這一盤，我便和你相賭，把這兩盤的一百五十兩彩銀合併，你若再贏，我便照數給銀，我若贏了，把先前兩盤退去，你道何如？」老者笑了一笑道：「憑你甚麼法兒，我總不怕。依便依你，祇是還有一說，此一盤你若贏了還好，若是再輸，連前兩盤共是三百兩銀子，祇怕你拿不出來，那時不但費氣，祇恐還要討差。」匡胤聽了這般言語，欲要發作，又是翻本的心盛，祇得忍氣吞聲，說道：「你這老者休得小視於我，我們既賭輸贏，祇管放心下去，何必多言？」那老者又道：「不然，我們空口說話，並無實據，此盤棋必須設立監局，方纔各無翻悔。」於是，就煩那使紅棋的老者在旁監局。此時褚玄也在旁觀，不敢言語。那老者又把棋兒擺好，纔要起手，忽又說道：

「也罷，本該我贏家先走，如今讓你先行，使無別說。」匡胤聽言，滿心歡喜，忖道：「我今先著，難道又輸了不成？」遂加意當心，將棋布置。祇見他：

飄象先行保自宮，敵人仍把卒來衝。

紅棋提炮相照應，黑著空虛設局鬆。

匡胤運籌多實濟，互相吞并在盤中。

紅棋算盡能必勝，誰知此老計謀通。

重重祇把卒來走，逼近將軍用力攻。

著成四馬投唐勢，一卒成功贏了東。

這一盤，匡胤滿望成功，誰知又被老者贏去，祇氣得目定口呆，煙生火冒，思想道：「今日上山，卻不曾帶著財帛，這三百銀子，將甚麼給付與他？」左右尋思，並無計較，祇得說道：「老者，方纔這盤，本是我贏，被你錯走了一著，反叫屈我輸了，這卻空過了不算，要賭銀子，我們再著。」那老者聽了，變臉道：「你說甚的話兒，方纔你我對下，乃是明白交關，那個錯走？你卻要賴，我又不肯與你賴。」匡胤道：「你委實屈我輸了，卻不肯再著，祇得把先前兩盤一齊退去。」那老者道：「你這話一發說得荒唐，全不似那堂堂男子，做事光明，直把別人認做孩童，由你哄騙。不瞞你說，我方纔實防你反覆，故此設立這監局的做證。你既輸了要賴，這監局設他何益？」匡胤聽言，正待回答，祇見那監局的在旁微微冷笑，叫聲：「紅臉的君子，古語道得好，說是好漢兒吃打不叫疼，又道願賭願輸。我們在此下棋，又非設局兒騙人財帛，這是君子自己心願，說定無更。既然輸了，該把彩銀發付，纔是正理，偏又費這許多強辯，希圖一賴。我們年老的人，風中之燭，又與你毆打不過，祇算把這項銀子救濟了窮民，布施了餓漢，做了一樁好事罷了。祇是可惜了君子，現放著軒昂的身兒，光彩的貌兒，頂了這不正之名，傳了那無行之諱，自己遺羞，還被別人笑話。」這監局的把這一篇不癢不疼的說話，說得匡胤無名高放，煙霧騰空。有分教——三局殘棋，祇留得數行墨跡。一時義舉，卻消了幾處煙塵。正是：

片舌嚴於三尺劍，單身酷似萬人騎。

不知匡胤怎生發付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